

史海钩沉 彭城文明

——以彭城刘氏宗祠为例

张倩倩, 张爽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徐州市汉文化风景园林管理处, 江苏 徐州 221004

摘要：古人云：“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大概就是说国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和打仗。而宗祠正是同族人供设祖先牌位、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它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是父权家长制家庭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家族精神和文化的积淀。随着历史的风云变幻，宗祠文化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它所体现的精神内核与民族向心力却历久弥新。宗祠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为千年后的中华儿女寻根问祖、找寻文化认同感、民族归属感提供了一份心理慰藉和精神寄托。

关键词：宗祠；文化；精神寄托

中图分类号：K8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2024020060

Shi Hai Hooked Up Pengcheng Civilization -- Taking The Ancestral Hall Of Liu Family In Pengcheng As An Example

Zhang Qianqian, Zhang Shuang

Xuzhou Museum of Han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 Xuzhou City Han Culture Landscape Garden Management Office, Jiangsu, Xuzhou 221004

Abstract： The ancients said: “The great event of the country, only sacrifice and military.”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a state are sacrifices and wars. The ancestral hall is the place where people of the same race set up ancestral tablets and held sacrificial activities. Its earliest appearanc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is the product of the patriarchal family, but also the accumu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family spirit and culture. With the change of history, the ancestral temple culture gradually fades out of people’s life, but the spiritual core and national centripetal force it embodies are enduring. Ancestral hall culture is a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provides a psychological comfort and spiritual sustenance for the Chinese sons and daughters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to search for their roots and seek cultur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sense of belonging.

Key words： ancestral hall; culture; spiritual sustenance

一、宗祠的文化印记

宗祠是中国古代祭祀建筑类型之一，与儒家文化、地缘文明息息相关，它是族人朝祭祖先、编修族谱、议会论事、执行族规、举办公共活动的神圣场所。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小家庭生产为基本构成要素的自然经济体制，人们不约而同地聚族而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依据地理环境、人文风俗，慢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时，儒家正统思想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追求一种共同的心理定式与精神寄托，宗法和礼仪相辅相成，宗祠渐渐应运而生。

中国宗祠历史悠久，从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崇拜开始，人们相信万物有灵，敬仰自然、祭拜祖先以寻求庇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夏商周朝，祭祀的礼仪等级与制度体系初具规模，宗法制严格控制着人们的言行，天子祭祀太庙，而平民拜祭先祖，社会自上而下形成了一整套的神权、族权、父权、夫权体系。进入秦汉时期，祠堂已普遍存在于社会中，它往往修在坟墓旁边，以墓祠为主，故民间扫墓之风渐成。到了魏晋南北朝，士庶等级森严，门阀士族大修谱牒，与庶族划分界限，而对民间的家庙祠

堂也有着种种限制。隋唐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期，封建宗法制快速度发展，家庙以国家礼法的形式被确立下来，标志着中国祠堂发展达到了高光时刻。而宋元时代，上承隋唐、下启明清，宗祠制度也表现为过渡状态逐渐设置于住所附近，编修族谱、拜祭祖先的规制严格控制在理学的范围内，人们心照不宣地维护与遵守宗祠文化。明清时期的祠堂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不断扩大，礼法也愈加强化，人们高度重视宗法祠堂，视为神圣之地，祠堂愈加成为全族文化共识、凝聚力的象征。盛极而衰，经历了明清的巅峰发展后，宗祠文化没落于民国时期，封建殖民社会土崩瓦解，宗祠制度受到极大地冲击，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民主共和制慢慢深入人心，宗祠文化逐渐日暮西山。

然而，宗祠文化毕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西文明相互交织的现代社会，需要在时代的潮流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它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可以唤起民族记忆，帮助人们探寻“从哪里来”，找到根与魂。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族的文脉情系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宗祠是心之所向的现实物化，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根问祖的契机，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宗祠文化，其中包含着区域性的人文精神，人们通过朝祭仪式、缅怀先人，

同时也经历了一场宗祠文化的洗礼，中华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熠熠生辉。

二、宗祠的复兴实践——彭城刘氏宗祠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1]江苏徐州东襟黄海，西接中原，北连齐鲁，南屏江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交通地理、军事地理、政治和文化地理上均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同时，徐州是彭祖故国、汉皇故里、西楚故都，两汉文化之发源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与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从栩栩如生的汉兵马俑、宏伟壮观的汉诸侯王墓群、厚重古朴的汉画像石到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热情洋溢的社会风情、质朴温良的代代徐州人，“两汉文化看徐州”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城市名片。

那么，作为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以刘姓家族为主流的宗祠文化是众多灿烂徐文化中的一个元素，智慧大气、敦厚纯良是刘氏族人的代名词。在彭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分散着西汉诸侯王、东汉彭城王的墓与陵园，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园就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后，在长安建立了大汉王朝，同年封韩信到楚地做王，之后因担心异姓王作乱，将韩信贬为淮阴侯，与此同时，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封到徐州，也就是第一代楚王，元王。之后世袭罔替，西汉楚王共传十二代。据专家考证，狮子山楚王陵园的主人可能是西汉的前三代楚王之一。依据汉代将祠堂修于坟墓旁的规制，同样，也为了复兴宗祠文化，弘扬汉代文明，狮子山楚王陵于2005年建立了刘氏宗祠，以两汉刘氏皇族为主线，供奉着彭城堂25位刘氏名人画像，光耀祠堂。刘氏宗祠位于陵园的西北隅，总占地面积1050平方米，其建筑风格仿汉代王室家庙风范，古朴大气，与陵园景观相得益彰。



> 图一：刘氏宗祠外观（图片来源徐州汉文化景区文物部）



> 图二：刘氏宗祠外观（图片来源徐州汉文化景区文物部）

拾级而上，祠内厅堂正中，巍峨矗立着高祖刘邦的汉白玉浮雕像，彰显着一代布衣帝王的恢宏霸气，真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宁有种，男儿当自强”。屋顶中心是天花藻井，图案为楚王墓出土的龙形玉佩，周边饰以汉画像石中经典的穿壁花纹。与藻井相对应的地面，中心铸有“汉”字半球面铜地雕，周围整齐的圈刻着云纹图案。这组设计蕴含了“天人合一”的儒家理念，体现着刘氏皇族祭祀场所的庄重与贵气。刘邦像的四周均匀分布着两汉有为帝王和军事、科技、文艺等方面彭城堂的刘姓佼佼者画像。环顾一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高祖刘邦的威仪像，他由平民登上帝位，^[2]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神话。虎父无犬子，他的儿子刘恒更是不负众望，继续实

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景帝，国家稳定，^[3]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史称“文景之治”。为以后的大汉盛世奠定了基础。公元前140年，武帝刘彻即位，他打破了汉初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局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大举动。汉武帝文治武功，雄才大略，使得西汉达到了空前的辉煌鼎盛。然而盛极必衰，西汉历经元成哀平四帝的衰落，最后王莽篡汉建立新朝，西汉灭亡。东汉的历史从光武帝刘秀称帝开始，他加强皇权，恢复生产，从而出现了“光武中兴”的局面。东汉建立后，历经明章和三帝的发展，到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爆发了黄巾农民起义，而刘备就是在这种动荡的时局下脱颖而出的。他知人善任，文依诸葛亮，武靠关羽、张飞，开创了与曹魏、孙吴三分天下的局面，至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时代。

那么，众多的刘姓帝王中，与徐州息息相关的西汉楚国第一代诸侯王刘交。他是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少时聪颖好学，颇富文采，主政时，文治封国，大兴儒学，^[4]“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可见其文雅风采。在25位刘氏名人中，唯一一位女性便是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郡主。她远嫁乌孙国，促进民族融合和两地文化交流，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人民安居乐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辉煌帝业彰显了刘氏宗族的王者风范，而将相重臣则是这霸业中的催化剂。清朝康熙乾隆三朝元老刘统勋，曾被乾隆皇帝称为“不愧真宰相”，他的父亲刘槃在康熙年间就是位清官，可以说刘统勋是官二代，他秉承乃父之风，为官清正廉明，是纪晓岚的授业导师，其子刘墉也是位股肱之臣。刘统勋画像左右两边的“近代台湾资本主义开发先驱者”刘铭传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都为台湾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图三：刘氏宗祠内正厅（图片来源徐州汉文化景区文物部）



> 图四：刘氏宗祠宗亲活动记录（图片来源徐州汉文化景区文物部）

领略了这25位刘氏彭城堂名人的风采，仿佛揭开了一幅历史画卷，那些金戈铁马、盛世太平纷繁交织，刘氏族人的光辉业绩令天下刘姓子孙潮澎湃、意气风发。由于刘邦是徐州沛县人，两汉时期刘氏是国姓，故徐州的彭城堂为刘氏正宗，有众星捧月之势。刘氏宗祠的回廊展厅内，摆放着一些珍贵的彭城堂刘氏族谱，记载着刘姓渊源与人物事迹，大多是清朝和民国时期刻印的，为彭城堂的刘氏族人提供了一个寻根问祖的物质载体。时移世易，当代的宗祠文化，保留了原始的祭祀功能，增加了传承中华文化的新的社会功能。狮子山楚王陵园内的刘氏宗祠，每年会定期举办祭祀活动，诚邀中华海内外的彭城堂刘氏子孙齐聚一堂，共襄祭祀盛会，让中华传统文明薪火相传。

三、宗祠的璀璨明天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经沧海桑田，作为传统文化中宗法



> 图五：刘氏谱牒（图片来源徐州汉文化景区文物部）

制度的载体，宗祠已“饱经沧桑”。如今，农村中的家庙和祠堂大都已破败不堪、辉煌不再，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上的空白悄然而生，过去寻求族内解决纠纷、抱团取暖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在“落叶归根”“认祖归宗”等传统思想的左右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股“寻根热”，修祠堂、编族谱、行仪式，满足人们的心理诉求与精神慰藉。同时，文物、教育、旅游等新的元素为新时代的宗祠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未来，宗祠更多地承担着维系血缘关系的纽带功能，起着找寻根与魂的目的。

（一）新时代宗祠的文保功能

宗祠建筑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形式之一，具有审美、历史、文物价值。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地方宗祠建筑物也渐渐被纳入文化遗产项目中，古迹中所蕴含的地方民俗文化值得传承与保护，建筑物中的宗法等级理念，在空间布局、艺术审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研究宗法等级制提供了现实依据。与此同时，宗祠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二）新时代宗祠的教育功能

古代社会，作为统一全族人思想的文化阵地，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宗祠内部有着自发的“潜规则”，族人共同遵守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仪制度。历经千百年的发展，中华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前行，但宗祠文化的凝聚力、警示教化力从未改变。当代，祠堂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公众开放，人们在学习了解宗祠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积极向上等一系列传统美德，以古鉴今，牢牢铸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新时代宗祠的旅游功能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繁荣，地方宗祠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的建筑装饰吸引着大批的游客驻足欣赏，带动了美丽新农村的经济发展。人们追溯历史、学习宗法制度、欣赏文物，既休闲娱乐又增长知识、开阔视野。一些地方宗祠还定期举办祭祀活动，唤起人们的宗族意识，慕名而来的游客寻根问祖、朝祭先人，催化了宗祠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4]“祠，本意是祭名，指春祭，后指祠堂。《辞海》解释‘祠堂’为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宗庙’是古代帝王、诸侯或大夫、士祭祀祖宗的处所；‘宗祠’是祠堂、家庙，旧时同族子孙供奉并祭祀祖先的场所”。故宗祠在古代等级社会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基层文化的“心脏”。而新时代的宗祠文化，慢慢摒弃了儒家的繁文缛节，增加了新的充满活力的时代元素，凝聚起精神力量，依靠血脉认同、意识共识，筑牢民族向心力、自信力。

四、结语

古往今来，人们对于宗祠的文化记忆由逐渐强化、缓缓衰弱到慢慢复兴，宗祠文化是传统文化结晶中的一部分，它既包含许多历史文化信息又传承着伦理道德、礼制思想以及社会基层管理制度。而这些内容对于当今社会依然重要，在中西文明的相互碰撞中，民族固有文化举足轻重，宗祠的社会教化作用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富足的物质条件下，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空虚，追求归属感、家族的兴衰源流以及自己身份的证明变得愈加强烈。一座祠堂，就像光芒四射的太阳，照耀着天下儿女的心房，不管身在何方，这里，血脉相连，赓续文明，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 [1] 赵明奇：《徐州府志》[M]，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12月。
- [2]（汉）司马迁：《史记》[M]，卷四十八《陈涉世家》，中华书局，2006年，第332页。
- [3]（汉）司马迁：《史记》[M]，卷九《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2006年，第89页。
- [4]（汉）班固：《汉书》[M]，卷三十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2007年，第394页。
- [5] 钱骏祥：《河南民间宗祠文化与建筑空间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7年6月，第9页。